

降而生商之句曰春分玄鳥降簡狄配高辛帝  
帝與之祈于郊禘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  
玄鳥至而生焉其說本自明白至鄭氏箋始云  
帝上帝也敏拇也祀郊禘時有大人之迹姜嫄  
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然如  
有人道感已者遂有身後則生子又謂臯遺卵  
簡狄吞之而生契其說本於史記謂姜嫄出野  
見巨人跡忻然踐之因生稷簡狄行浴見燕墮  
卵取吞之因生契此二端之怪妄先賢辭而闕

之多矣歐陽公謂稷契非高辛之子毛公於史  
記不取履迹之怪而取其訛繆之世次按漢書  
毛公趙人爲河間獻王博士然則在司馬子長  
之前數十年謂爲取史記世次亦不然蓋世次  
之說皆出於世本故荒唐特甚其書今亡夫適  
野而見巨迹人將走避之不暇豈復故欲踐履  
以求不可知之機祥飛鳥墮卵知爲何物而遽  
取吞之以古揆今人情一也今之愚人未必爾  
而謂古聖人之后妃爲之不待辨而明矣

羌慶同音

王觀國彥賓吳械材老有學林及叶韻補注毛詩音二書皆云詩易太玄凡用慶字皆與陽字韻叶蓋羌字也引蕭該漢書音義慶音羌又曰漢書亦有作羌者班固幽通賦慶未得其云已文選作羌而他未有明證予按楊雄傳所載反離騷慶天顛而喪榮注云慶辭也讀與羌同最為切据

佐命元臣

盛王創業必有同德之英輔成垂世久長之計不如是不足以爲一代宗臣伊尹周公之事見於詩書可考也漢蕭何佐高祖其始入關即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以周知天下院塞戶口多少強弱處民所疾苦高祖失職爲漢王欲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何獨曰今衆弗如百戰百敗願王王漢中收用巴蜀然後還定三秦王用其言此劉氏興王之計也進韓信爲大將使當一面定魏趙燕齊高祖得顛心與楚角

無北顧憂且死引曹參代已而畫一之法成約  
三章以蠲秦暴拊百姓以申漢德四百年基業  
此焉肇之唐房玄齡佐太宗初在秦府已獨收  
人物致幕下與諸將密相申結引杜如晦與參  
籌帷及爲宰相粲然興起治功以州縣成天下  
之治以租庸調天下之財以八百府十六衛本  
天下之兵以諫爭付王魏以兵事付靖勳御夷  
狄有道用賢材有術三百年基業此焉肇之其  
後制節度使而州縣之治壞更二稅法而租庸

之理壞變府兵爲彊騎諸衛爲神策而軍政壞  
雖有明臣良輔不能救也趙韓王佐藝祖蓋方  
鎮之勢削支郡以損其疆置轉運通判使掌錢  
穀以奪其富參命京官知州事以分其黨祿諸  
大功臣於環衛而不付以兵收天下驍銳於殿  
巖而不使外重建法立制審官用人一切施爲  
至於今是賴此三君子之後代天理物碩大光  
明者世有其人所謂一時之相爾蕭之孫有罪  
及無子凡六絕國漢輒紹封之國朝褒錄韓王

苗裔未嘗或忘唯房公之亡未十年以其子故  
奪襲爵停配享訖唐之世不復續唐家亦少恩  
哉

### 名世英宰

曹參爲相國日夜飲醇酒不事事而畫一之歌  
興王導輔佐三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末  
年畧不復省事自歎曰人言我憤憤後人當思  
我憤憤謝安石不存小察經遠無競唐之房杜  
傳無可載之功趙韓王得士大夫所投利害文

字皆寘二大甕滿則焚之李文靖以中外所陳  
一切報罷云以此報國此六七君子蓋非揚已  
取名瞭然使戶曉者真名世英宰也豈曰不事  
事哉

### 檀弓誤字

檀弓載吳侵陳事曰陳太宰嚭使於師夫差謂  
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蓋嘗問焉師必有名入  
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太宰嚭曰其不謂之  
殺厲之師與按嚭乃吳夫差之宰陳遣使者正

用行人則儀乃陳臣也記禮者簡策堯互故更錯其名當云陳行人儀使於師夫差使太宰嚭問之乃善忠宣公作春秋詩引斯事亦嘗辯正云

### 薛能詩

薛能者晚唐詩人格調不能高而妄自尊大其海棠詩序云蜀海棠有聞而詩無聞杜子美於斯興象不出沒而有懷天之厚余謹不敢讓風雅盡在蜀矣吾其庶幾然其語不過曰青苔浮

落處暮柳間開時帶醉遊人插連陰彼叟移晨前清露濕晏後惡風吹香少傳何許妍多畫半遺而已又有荔枝詩序曰杜工部老居兩蜀不賦是詩豈有意而不及歟白尚書曾有是作興旨卑泥與無詩同予遂爲之題不愧不負將來作者以其荔枝首唱愚其庶幾然其語不過曰顥如松子色如櫻未識蹉跎欲半生歲抄監州曾見樹時新入座久聞名而已又有折楊柳十首敘曰此曲盛傳爲詞者甚衆文人才子各銜

其能莫不條似舞腰葉如眉翠出口皆然頗爲  
陳熟能專於詩律不愛隨人搜難挾新誓脫常  
態雖欲勿伐知音者其舍諸然其詞不過曰華  
清高樹出離宮南陌柔條帶暖風誰見輕陰是  
良夜瀑泉聲畔月明中洛橋晴影覆江船羌笛  
秋聲濕塞煙閑想習池公宴罷水蒲風絮夕陽  
天而已別有柳枝詞五首最後一章曰劉白蘇  
臺總近時當初章句是誰推纖腰舞盡春楊柳  
未有儂家一首詩自注云劉白二尚書繼爲蘇

州刺史皆賦楊柳枝詞世多傳唱雖有才語但  
文字太僻宮商不高耳能之大言如此但相推  
杜陵視劉白以下蔑如也今讀其詩正堪一笑  
劉之詞曰城外春風吹酒旗行人揮袂日西時  
長安陌上無窮樹唯有垂楊管別離白之詞云  
紅板江橋清酒旗館娃宮暖日斜時可憐雨歇  
東風定萬樹千條各自垂其風流氣槩豈能所  
髣髴哉

漢晉太常

漢自武帝以後丞相無爵者乃封侯其次雖御史大夫亦不以爵封爲間唯太常一卿必以見侯居之而職典宗廟園陵動輒得咎由元狩以降以罪廢斥者二十人意武帝陰欲損侯國故使居是官以困之爾表中所載鄼侯蕭壽成坐犧牲瘦蓼侯孔臧坐衣冠道橋壞鄆侯周仲居坐不收赤側錢繩侯周平坐不繕園屋睢陵侯張昌坐乏祠陽平侯杜相坐擅役鄭舞人廣阿侯任越人坐廟酒酸江鄒侯斲石坐離宮道橋

苦惡戚侯李信成坐縱丞相侵神道俞侯欒賁坐雍犧牲不如今山陽侯張當居坐擇博士弟子不以實成安侯韓延年坐留外國文書新時侯趙弟坐鞫獄不實牧丘侯石德坐廟牲瘦當塗侯魏不害坐孝文廟風發瓦轅陽侯江德坐廟郎夜飲失火蒲侯蘇昌坐泄官書弋陽侯任宮坐人盜茂陵園物建平侯杜緩坐盜賊多自鄼侯至牧丘十四侯皆奪國武帝時也自當塗至建平五侯但免官昭宣時也下及晉世此風

猶存惠帝元康四年大風廟闕屋瓦有數枚傾  
落免太常荀寓五年大風蘭臺主者來索阿棟  
之間得瓦小邪十五處遂禁止太常復與刑獄  
陵上荆一枝圍七寸二分者被斫司徒太常奔  
走道路太常禁止不解蓋循習漢事云

容齋一筆卷第七

容齋一筆卷第八 十五則

諸葛公

諸葛孔明千載人其用兵行師皆本於仁義節  
制自三代以降未之有也蓋其操心制行一出  
於誠生於亂世躬耕隴畝使無徐庶之一言玄  
德之三顧則苟全性命不求聞達必矣其始見  
玄德論曹操不可與爭鋒孫氏可與爲援而不  
可圖唯荆益可以取言如著龜終身不易二十  
餘年之間君信之士大夫仰之夷夏服之敵人



猶存惠帝元康四年大風廟闕屋瓦有數枚傾落免太常荀寓五年大風蘭臺主者來索阿棟之間得瓦小邪十五處遂禁止太常復與刑獄陵上荆一枝圍七寸二分者被斫司徒太常奔走道路太常禁止不解蓋循習漢事云

容齋一筆卷第七

容齋一筆卷第八 十五則

諸葛公

諸葛孔明千載人其用兵行師皆本於仁義節制自三代以降未之有也蓋其操心制行一出於誠生於亂世躬耕隴畝使無徐庶之一言玄德之三顧則苟全性命不求聞達必矣其始見玄德論曹操不可與爭鋒孫氏可與爲援而不可圖唯荆益可以取言如著龜終身不易二十餘年之間君信之士大夫仰之夷夏服之敵人

畏之上有以取信於主故玄德臨終至云嗣子不才君可自取後主雖庸懦無立而舉國聽之而不疑下有以見信於人故廢廖立而立垂泣廢李嚴而嚴致死後主左右姦辟側佞充塞于中而無一人有心害疾者魏盡據中州乘操不積威之後猛士如林不敢西向發一矢以臨蜀而公六出征之使魏畏蜀如虎司馬懿案行其營壘處所歎爲天下奇才鍾會伐蜀使人至漢川祭其廟禁軍士不得近墓樵採是豈智力策

慮所能致哉魏延每隨公出輒欲請兵萬人與公異道會于潼關公制而不許又欲請兵五千循秦嶺而東直取長安以爲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史臣謂公以爲危計不用是不然公眞所謂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方以數十萬之衆據正道而臨有罪建旗鳴鼓直指魏都固將飛書告之擇日合戰豈復翳行竊步事一旦之譎以規咸陽哉司馬懿年長於公四歲懿存而公死纔五十四耳天不祚漢非人力也霸氣西南歇雄

圖歷數屯杜詩盡之矣

沐浴佩玉

石駘仲卒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王者乎不沐浴佩玉此檀弓之文也今之爲文者不然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如之祁子獨不可曰孰有執親之喪若此者乎似亦足以盡其事然古意衰矣

談叢失實

後山陳無已著談叢六卷高簡有筆力然所載國朝事失於不考究多爽其實漫析數端於此其一云呂許公惡韓富范三公欲廢之而不能及西軍罷盡用三公及宋莒公夏英公于二府皆其仇也呂旣老大事猶問遂辭出大臣行三邊旣建議乃數出道者院宿范公奉使陝西宿此院相見云云按呂公罷相詔有同議大事之旨公辭乃慶曆三年三月至九月致仕矣四年七月富范始奉使又三公入二府時莒公自在

外英公拜樞密使而中輟後二年莒方復入安  
有五人同時之事其二云杜正獻丁文簡為河  
東宣撫任布之子書歷詆執政至云至於臣  
父亦出遭逢謂其非德選也杜戲丁曰賢郎亦  
要牢籠丁深銜之其後二公同在政府蘇子美  
進奏事作杜避嫌不預丁論以深文子美坐廢  
為民杜亦罷去一言之謔貽禍如此按杜公以  
執政使河東時丁以學士為副慶曆四年十一  
月進奏獄起杜在相位五年正月罷至五月丁

公方從翰林參知政事安有深文論子美之說  
且杜公重厚當無以人父子為謔之理丁公長  
者也肯追仇一言陷賢士大夫哉其三云張乖  
崖自成都召為參知政事既至而腦疽作求補  
外乃知杭州而疾愈上使中人往伺之言且將  
召也丁晉公以白金賂使者還言如故乃不召  
按張兩知成都其初還朝為戶部使中丞始知  
杭州是時丁方在侍從其後自蜀知昇州丁為  
三司使豈有如前所書之事其四云乖崖在陳

聞晉公逐萊公知禍必及已乃延三大戶與之  
博出彩骰子勝其一坐乃買田宅爲歸計以自  
污晉公聞之亦不害也按張公以祥符六年知  
陳州八年卒後五年當天禧四年寇公方罷相  
旋坐貶豈有所謂乖崖自污之事茲四者所係  
不細乃誕漫如此蓋前輩不家藏國史好事者  
肆意飾說爲美聽疑若可信故誤人紀述後山  
之書必傳於後世懼詒千載之惑予是以辨之

### 石磬

東坡作石磬記云禹貢荊州貢礪砥磬丹及箇  
籀楷梁州貢磬磬至春秋時隼集于陳廷楷矢  
貫之石磬長尺有咫問於孔子孔子不近取之  
荆梁而遠取之肅慎則荆梁之不貢此久矣顏  
師古曰楷木堪爲笥今幽以北皆用之以此考  
之用楷爲矢至唐猶然而用石爲磬則自春秋  
以來莫識矣按晉書挹婁傳有石磬楷矢國有  
山出石其利入鐵周武王時獻其矢磬魏景元  
末亦來貢晉元帝中興又貢石磬後通貢於石

虎虎以夸李壽者也唐書黑水靺鞨傳其矢石  
鏃長二寸蓋楷砮遺法然則東坡所謂春秋以  
來莫識恐不考耳予家有一砮正長二寸豈黑  
水物乎

陶淵明

陶淵明高簡閑靖爲晉宋第一輩人語其饑則  
簞瓢屢空餅無儲粟其寒則短褐穿結絺絘冬  
陳其居則環堵蕭然風日不蔽窮困之狀可謂  
至矣讀其與子儼等疏云恨室無萊婦抱茲苦

心汝等雖曰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管仲  
鮑叔分財無猜他人尚爾况同父之人哉然則  
猶有庶子也責子詩云雍端年十三此兩人必  
異母爾淵明在彭澤悉令公田種秫曰吾常得  
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  
種秫五十畝種秔其自敘亦云公田之利足以  
爲酒故便求之猶望一稔而逝然仲秋至冬在  
官八十餘日即自免去職所謂秫秔蓋未嘗得  
顆粒到口也悲夫

東晉將相

西晉南渡國勢至弱元帝爲中興主已有雄武不足之譏餘皆童幼相承無足稱竦然其享國百年五胡雲擾竟不能窺江漢符堅以百萬之衆至於送死肥水後以強臣擅政鼎命乃移其於江左之勢固自若也是果何術哉嘗考之矣以國事付一相而不貳其任以外寄付方伯而不輕其權文武二柄旣得其道餘皆可槩見矣百年之間會稽王昱道子元顯以宗室王敦二

桓以逆取姑置勿言卞壺陸玩郗鑒陸曄王彪之坦之不任事其真託國者王導庾亮何充庾冰蔡謨殷浩謝安劉裕八人而已方伯之任莫重於荆徐荊州爲國西門刺史常都督七八州事力雄強分天下半自渡江訖于太元八十餘年荷閭寄者王敦陶侃庾氏之亮翼桓氏之溫豁冲石民八人而已非終於其軍不輒易將士服習於下敵人畏敬於外非忽去忽來兵不適將將不適兵之比也頃嘗爲主上論此蒙欣然

領納特時有不同不能行爾

賞魚袋

衡山有唐開元二十年所建南岳真君碑衡州司馬趙願貞撰荆府兵曹蕭誠書末云別駕賞魚袋上柱國光大晁賞魚袋之名不可曉他處未之見也

浯溪留題

永州浯溪唐人留題頗多其一云太僕卿分司東都韋瓘太中二年過此余大和中以中書舍

人謫宦康州逮今十六年去冬罷楚州刺史今年二月有桂林之命纔經數月又蒙除替行次靈川聞改此官分司優閑誠爲忝幸按新唐書瓘仕累中書舍人與李德裕善李宗閔惡之德裕罷相貶爲明州長史終桂管觀察使以題名證之乃自中書謫康州又不終於桂史之誤如此瓘所稱十六年前正當大和七年是時德裕方在相位八年十一月始罷然則瓘之去國果不知坐何事也



皇甫湜詩

皇甫湜李翱雖爲韓門弟子而皆不能詩浯溪石間有湜一詩爲元結而作其詞云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然長於指敘約繁多餘態心語適相應出句多分外於諸作者間拔戟成一隊中行雖富劇粹美君可蓋子昂感遇佳未若君雅裁退之全而神上與千年對李杜才海翻高下非可槩文於一氣間爲物莫與大先王路不荒豈不仰吾輩石屏立衙衙溪口揚素瀨我思何人知徙倚如有待味此詩乃論唐人文章耳風格殊無可采也

人物以義爲名

人物以義爲名者其別最多仗正道曰義義師義戰是也衆所尊戴者曰義義帝是也與衆共之曰義義倉義社義田義學義役義井之類是也至行過人曰義義士義俠義姑義夫義婦之類是也自外入而非正者曰義義父義兒義兄弟義服之類是也衣裳器物亦然在首曰義髻

在衣曰義襮義領合中小合子曰義子之類是也合衆物爲之則有義漿義墨義酒禽畜之賢則有義犬義鳥義鷹義鷗

### 人君壽考

三代以前人君壽考有過百年者自漢晉唐三國南北下及五季凡百三十六君唯漢武帝吳大帝唐高祖至七十一玄宗七十八梁武帝八十三自餘至五六十者亦鮮即此五君而論之梁武召侯景之禍幽辱告終旋以亡國玄宗身

致大亂播遷失意飲恨而沒享祚久長翻以爲害固已不足言漢武末年巫蠱事起自皇太子公主皇孫皆不得其死悲傷愁沮羣臣上壽拒不舉觴以天下付之八歲兒吳大帝廢太子和殺愛子魯王霸唐高祖以秦王之故兩子十孫同日併命不得已而禪位其方寸爲如何然則五君者雖有崇高之位享耆耄之壽竟何益哉若光堯太上皇帝之福真可於天人中求之

### 韓文公佚事

韓文公自御史貶陽山新舊二唐史皆以爲坐論宮市事按公赴江陵塗中詩自敘此事甚詳云是年京師旱田畝少所收有司恤經費求免煩誅求傳聞閭里間赤子棄渠溝我時出衢路餓者何其稠適會除御史誠當得言秋拜疏移閣門爲忠寧自謀上陳人疾苦無令絕其喉下言畿甸內根本理宜優積靈驗豐熟幸寬待蠶甦天子惻然感司空嘆綢繆謂言即施設乃反遷炎洲皇齊湜作公神道碑云關中旱饑人死

相枕藉吏刻取恩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民徭而免田租專政者惡之遂貶然則不因論宮市明甚碑又書三事云公爲河南令魏鄆幽鎮各爲留邸貯潛卒以橐罪亡公將擿其禁斷民署吏俟旦發留守尹大恐遽止之是後鄆邸果謀反將屠東都以應淮蔡及從討元濟請於裴度須精兵千人間道以入必擒賊未及行李愬自文城夜入得元濟三軍之士爲公恨復謂度曰今藉聲勢王承宗可以辭取不煩

兵矣得栢者口授其詞使者執筆書之持以入  
鎮州承宗遂割德棣二州以獻李翱作公行狀  
所載略同而唐書並逸其事且以鎮州之功專  
歸栢者豈非未嘗見湜文集乎資治通鑑亦僅  
言者以策千愈愈為白度為書遣之耳

### 論韓文公

劉夢得李習之皇甫持正李漢皆稱誦韓公之  
文各極其勢劉之語云高山無窮太華削成人  
文無窮夫子挺生鸞鳳一鳴蜩蟬革音手持文

柄高視寰海權衡低昂瞻我所在三十餘年聲  
名塞天習之云建武以還文卑質喪氣萎體敗  
剝剝不讓撥去其華得其本根包劉越羸並武  
同殷六經之風絕而復新學者有歸大變于文  
又云公每以為自楊雄之後作者不出其所為  
文未嘗効前人之言而固與之並後進之士有  
志於古文者莫不視以為法皇甫云先生之作  
無圓無方主是歸工挾經之心執聖之權尚友  
作者歧邪舐異以扶孔子存皇之極茹古涵今

無有端涯鯨鏗春麗驚耀天下栗密窈眇章妥  
句適精能之至鬼入神出姬氏以來一人而已  
又云屬文意語天出業孔子孟軻而侈其文焯  
焯烈烈爲唐之章又云如長江秋注千里一道  
然施於灌激或爽於用此論似爲不知公者漢  
之語云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  
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  
道德仁義炳如也是四人者所以推高韓公可  
謂盡矣及東坡之碑一出而後衆說盡廢其略

云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  
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自東漢以來道喪  
文弊歷唐正觀開元而不能救獨公談笑而麾  
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文起八代之衰道  
濟天下之溺豈非參天地而獨存者乎騎龍白  
雲之詩蹈厲發越直到雅頌所謂若捕龍蛇搏  
虎豹者大哉言乎

治生從宦

韓詩曰居閑食不足從仕力難任兩事皆害性

一生常苦心然治生從宦自是兩塗未嘗有兼  
得者張釋之以貲爲郎十年不得調曰久宦減  
兄仲之產不遂欲免歸司馬相公亦以貲爲郎  
因病免家貧無以自業至從故人於臨邛及歸  
成都家徒四壁立而已

### 真宗末年

真宗末年屬疾每視朝不多語言命令間或不  
能周審前輩雜傳記多以爲權臣矯制而非也  
錢文僖在翰林有天禧四年筆錄紀逐日瑣細

家事及一時奏對并他所聞之語今略載於此  
寇萊公罷相之夕錢公當制上問與何官得錢  
奏云王欽若近出除太子太保上曰近上是甚  
云太子太傅上曰與太子太傅又云更與一優  
禮錢奏但請封國公而已時樞密有五員而中  
書只參政李迪一人後月餘召學士楊大年宣  
云馮拯與吏書李迪吏侍更無他言楊奏若只  
轉官合中書命詞唯樞密使平章事却學士院  
降制上云與樞密使平章事楊亦憂慮而不復

審退而草制以迪爲吏部侍郎集賢相拯爲樞  
密相又四日召知制誥晏殊殊退乃召錢上閤  
馮拯如何商量錢奏外論甚美只爲密院却有  
三員正使三員副使中書依舊一員以此外人  
疑訝上云如何安排錢奏若却令拯入中書即  
是彰昨來錯誤但於曹利用丁謂中選一人過  
中書即並不妨事上曰誰得錢奏丁謂是文官  
合入中書上云入中書遂奏授同平章事又奏  
兼王清宮使又奏兼昭文國史又乞加曹利用  
平章事上云與平章事按此際大除拜本真宗  
啓其端至於移改曲折則其柄乃係詞臣可以  
舞文容姦不之覺也寇公免相四十日周懷政  
之事方作温公記聞蘇子由龍川志范蜀公東  
齋記事皆誤以爲因懷政而罷非也予嘗以錢  
錄示李燾燾采取之又誤以召晏公爲寇罷之  
夕亦非也

容齋一筆卷第八

容齋一筆卷第九 二十八則

霍光賞功

漢武帝外事四夷出爵勸賞凡將士有軍功無問貴賤未有不封侯者及昭帝時大鴻臚田廣明平益州夷斬首捕虜三萬但賜爵關內侯蓋霍光爲政務與民休息故不欲求邊功益州之師不得已耳與唐宋璟抑郝靈佺斬默啜之意同然數年之後以范明友擊烏桓傳介子刺樓蘭皆即侯之則爲非是蓋明友光女婿也



容齋一筆卷第八

容齋一筆卷第九 二十八則

霍光賞功

漢武帝外事四夷出爵勸賞凡將士有軍功無問貴賤未有不封侯者及昭帝時大鴻臚田廣明平益州夷斬首捕虜三萬但賜爵關內侯蓋霍光爲政務與民休息故不欲求邊功益州之師不得已耳與唐宋璟抑郝靈佺斬默啜之意同然數年之後以范明友擊烏桓傳介子刺樓蘭皆即侯之則爲非是蓋明友光女婿也

尺捶取半

莊子載惠子之語曰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雖爲寓言然此理固具蓋但取其半正碎爲微塵餘半猶存雖至於無窮可也特所謂外有毛雞三足犬可以爲羊馬有郊火不熟龜長於蛇飛鳥之景未嘗動如是之類非詞說所能了也

漢文失材

漢文帝見李廣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賈山上書言治亂之道借秦爲喻其言忠正明白不下賈誼曾不得一官史臣猶贊美文帝以爲山言多激切終不加罰所以廣諫爭之路觀此二事失材多矣吳楚反時李廣以都尉戰昌邑下顯名以梁王授廣將軍印故賞不行武帝時五爲將軍擊匈奴無尺寸功至不得其死三朝不遇命也夫

陳軫之說踈

戰國權謀之士游說從橫皆趨一時之利殊不

顧義理曲直所在張儀欺楚懷王使之絕齊而  
獻商於之地陳軫諫曰張儀必負王商於不可  
得而齊秦合是北絕齊交西生秦患其言可謂  
善矣然至云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  
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是軫不深計齊之可絕  
與否但以得地爲意耳及秦負約楚王欲攻之  
軫又勸曰不如因賂之以一名都與之并兵而  
攻齊是我亡地於秦取償於齊也此策尤乖謬  
不義且秦加亡道於我乃欲賂以地齊本與國

楚無故而絕之宜割地致幣卑詞謝罪復求其  
援而反欲攻之軫之說於是踈矣乃知魯仲連  
虞卿爲豪傑之士非軫輩所能企及也

### 顏率兒童之見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顏率請借救  
於齊乃詰齊王許以鼎齊爲發兵救周而秦兵  
罷齊將求鼎周君又患之顏率復詰齊曰願獻  
九鼎不識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齊王將寄徑於  
梁於楚率皆以爲不可齊乃止戰國策首載此

事蓋以爲奇謀予謂此特兒童之見爾爭戰雖  
急要當有信今一給齊可也獨不計後日諸侯  
來伐誰復肯救我乎疑必無是事好事者飾之  
爾故史記通鑑皆不取

皇甫湜正閏論

晉魏以來正閏之說紛紛前人論之多矣蓋以  
宋繼晉則至陳而無所終由隋而推之爲周爲  
魏則上無所起故司馬公於通鑑取南朝承晉  
訖於陳亡然後係之隋開皇九年姑藉其年以

紀事無所抑揚也唯皇甫湜之論不然曰晉之  
南遷與平王避戎之事同而元魏種實匈奴自  
爲中國之位號謂之滅耶晉實未改謂之禪耶  
已無所傳而往之著書者有帝元今之爲錄者  
皆閏晉失之遠矣晉爲宋宋爲齊齊爲梁江陵  
之滅則爲周矣陳氏自樹而奪無容於言故自  
唐推而上唐受之隋隋得之周周取之梁推梁  
而上以至於堯舜爲得天下統則陳僭於南元  
閏於北其不昭昭乎此說亦有理然予復考之

滅梁江陵者魏文帝也時歲在甲戌又三年丁丑周乃代魏不得云江陵之滅則爲周也

### 簡師之賢

皇甫持正集有送簡師序云韓侍郎貶潮州浮圖之士懽快以抃師獨憤起訪余求序行資適潮不顧蛇山鱷水萬里之嶮毒若將朝得進拜而夕死者師雖佛其名而儒其行雖夷狄其衣服而人其知不猶愈於冠儒冠服朝服惑溺於經怪之說以數彝倫邪予讀其文想見簡師賢

而惜其名無傳於後世故表而出之

### 老人推恩

唐世赦宥推恩於老人絕優開元二十三年耕籍田侍老百歲以上版授上州刺史九十以上中州刺史八十以上上州司馬二十七年赦百歲以上下州刺史婦人郡君九十以上上州司馬婦人縣君八十以上縣令婦人鄉君天寶七載京城七十以上本縣令六十以上縣丞天下侍老除官與開元等國朝之制百歲者始得初

品官封比唐不侔矣淳熙三年以太上皇帝慶壽之故推恩稍優遂有增年詭籍以冒榮命者使如唐日將如何哉

### 唐三傑

漢高祖以蕭何張良韓信爲人傑此三人者真是以當之也唐明皇同日拜宋璟張說源乾曜三故相官帝賦三傑詩自寫以賜其意蓋以比蕭張等也說與乾曜豈璟比哉明皇可謂不知臣矣

### 忠義出天資

忠義守節之士出於天資非關居位貴賤受恩深淺也王莽移漢祚劉歆以宗室之雋導之爲逆孔光以宰相輔成其事而龔勝以故大夫守誼以死郭欽蔣詡以刺史郡守栗融龔慶曹竟蘇章以儒生皆去官不仕陳咸之家至不用王氏臘蕭道成篡宋褚淵王儉奕世達宦身爲帝甥主壻所以縱吏滅劉唯恐不速而死節者乃王蘊卜伯興黃回任候伯之輩耳安祿山朱泚

之變陳希烈張均張垪喬琳李忠臣皆以宰相  
世臣爲之丞弼而甄濟權臯劉海賓段秀實或  
以幕府小吏或以廢斥列卿捐身立節名震海  
內人之賢不肖相去止天冠地履乎

### 劉歆不孝

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  
之門劉歆事父雖不載不孝之迹然其議論每  
與向異同故向拳拳於國家欲抑王氏以崇劉  
氏而歆乃力贊王莽唱其凶逆至爲之國師公

又改名秀以應圖讖竟亦不免爲莽所誅子棻  
女愔皆以戮死使天道每如是不善者其知懼  
乎

### 漢法惡誕謾

李廣以私忿殺霸陵尉上書自陳謝罪武帝報  
之曰報忿除害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乃免冠  
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張敞殺絮舜上書  
曰臣待罪京兆絮舜本臣素所厚吏以臣有章  
劾當免受記考事謂臣五日京兆背恩忘義臣

竊以舜無狀枉法以誅之臣賊殺不辜鞠獄  
不直死無所恨宣帝引拜爲刺史漢世法令最  
惡誕謾罔上廣敞雖妄殺人一語陳情則赦之  
不問所以開臣下不敢爲欺之路也武帝待張  
湯非不厚及問魯謁居事謂其懷詐面欺殺之  
不貸真得御臣之法

### 漢官名

漢官名有不書於百官表而因事乃見者如行  
冤獄使者因張敞殺絮舜而見美俗使者因何  
並代嚴詔而見河隄使者因王延世塞決河而  
見直指使者因暴勝之而見豈非因事置官事  
已即罷乎

### 五胡亂華

劉聰乘晉之衰盜竊中土身死而嗣滅男女無  
少長皆戕於靳準劉曜承其後不能十年身爲  
人禽石勒嘗盛矣子奪於虎虎盡有秦魏燕齊  
韓趙之地死不一一年而後嗣屠戮無一遺種慕  
容雋乘石氏之亂跨據河山亦僅終其身至子



而滅符堅之興又非劉石比然不能自免社稷  
為墟慕容垂乘符氏之亂盡復燕祚死未期年  
基業傾覆此七人者皆夷狄亂華之巨擘也而  
不能久如此今之金虜為國八十年傳數酋矣  
未亡何邪

### 石宣為彗

石虎將殺其子宣佛圖澄諫曰陛下若加慈恕  
福祚猶長若必誅之宣當為彗星下埽鄴宮虎  
不從明年虎死二年國亡晉史書之以為澄言

之驗予謂此乃石氏窮凶極虐為天所棄豈一  
逆子便能上千玄象起彗乎宣殺其弟韜又  
欲行冒頓之事寧有不問之理澄言既妄史氏  
誤信而載之資治通鑑亦失於不刪也

### 三公改他官

國初以來宰相帶三公官居位及罷去多有改  
他官者范質自司徒侍中改太子太傅王溥自  
司空改太子太保呂蒙正自司空改太子太師  
是也天禧以前唯趙普王旦乃依舊公師仍復

遷秩天聖而後恩興始隆張士遷致仕至以真部尚書得太傅云

### 帶職致仕

熙寧以前待制學士致仕者率遷官而解其職若有疾就閑者亦換爲集賢院學士蓋不以近職處散地也帶職致仕方自熙寧中王素始後改集賢學士爲修撰政和中又改爲右文云

### 朋友之義

朋友之義甚重天下之達道五君臣父子兄弟

夫婦而至朋友之交故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天下俗薄而朋友道絕見於詩不信乎朋友弗獲乎上見於中庸孟子朋友信之孔子之志也車馬衣裘與朋友共子路之志也與朋友交而信曾子之志也周禮六行五曰任謂信於友也漢唐以來猶有范張陳雷元白劉柳之徒始終相與不以死生貴賤易其心本朝百年間此風尚存嗚呼今亡矣

### 高科得人

國朝自太平興國以來以科舉羅天下士士之策名前列者或不十年而至公輔呂文穆公蒙正張文定公齊賢之徒是也及嘉祐以前亦指日在清顯東坡送章子平序以謂仁宗一朝十有三榜數其上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其不至於公卿者五人而已蓋爲士者知其身必達故自愛重而不肯爲非天下公望亦以鼎貴期之故相與愛惜成就以待其用至嘉祐四年之制前三名始不爲通判第一人才得評事簽判代還

升通判又任滿始除館職王安石爲政又殺其法恩數旣削得人亦衰矣觀天聖初榜宋鄭公郊葉清臣鄭文肅公戩高文莊公若訥曾魯公公亮五人連名二宰相二執政一三司使第二榜王文忠公堯臣韓魏公琦趙康靖公槩連名第二榜王宣徽拱辰劉相沆孫文懿公抃連名楊寘榜寘不幸即死王岐公珪韓康公絳王荆公安石連名劉暉榜暉不顯胡右丞宗愈安門下燾劉忠肅公摯章申公惇連名甚盛如此治

平以後第一人作侍從蓋可數矣

### 辛慶忌

漢成帝將立趙飛燕爲皇后怒劉輔直諫囚之掖廷獄左將軍辛慶忌等上書救輔遂得減死朱雲請斬張禹上怒將殺之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臣敢以死爭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慶忌此兩事可與汲黯王章同科班史不書於本傳但言其爲國虎臣匈奴西域敬其威信而已方爭朱雲時公卿在

前曾無一人助之以請爲可羞也

### 楚懷王

秦楚之際楚懷王以牧羊小兒爲項氏所立首尾才三年以事攷之東坡所謂天下之賢主也項梁之死王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羽不敢爭見宋義論兵事即以爲上將軍而羽乃爲次將擇諸將入關羽怨秦奮勢願與沛公西王以羽慄悍禍賊不許獨遣沛公羽不敢違及秦旣亡羽使人還報王王曰如約令沛公王關中此數

者皆能自制命非碌碌孱王受令於強臣者故終不能全於項氏然遣將救趙滅秦至于有天  
下皆出其手太史公作史記當爲之立本紀繼於秦後待其亡則次以漢高祖可也而乃立項羽本紀義帝之事特附見焉是直以羽爲代秦也其失多矣高祖嘗下詔以秦皇帝楚隱王亡後爲置守冢并及魏齊趙三王而義帝乃高祖故君獨缺不問豈簡策脫佚乎

范增非人傑

世謂范增爲人傑予以爲不然夷考平生蓋出戰國從橫之餘見利而不知義者也始勸項氏立懷王及羽奪王之地遷王於郴已而殺之增不能引君臣大誼爭之以死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中者王之沛公旣先定關中則當如約增乃勸羽殺之又徙之蜀漢羽之伐趙殺上將宋義增爲末將坐而視之坑秦降卒殺秦降王燒秦宮室增皆親見之未嘗聞一言也至於滎陽之役身遭反間然後發怒而去嗚呼踈矣哉東

坡公論此事偉甚猶未盡也

翰苑故事

翰苑故事今廢棄無餘唯學士入朝猶有朱衣  
院吏雙引至朝堂而止及景靈宮行香則引至  
立班處公文至三省不用申狀但尺紙直書其  
事右語云諮報尚書省伏候裁旨月日押謂之  
諮報此兩事僅存

唐揚州之盛

唐世鹽鐵轉運使在揚州盡幹利權判官多至

數十人商賈如織故諺稱揚一益二謂天下之  
盛揚爲一而蜀次之也杜牧之有春風十里珠  
簾之句張祜詩云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  
看神仙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王  
建詩云夜市千燈照碧雲高樓紅袖客紛紛如  
今不似時平日猶自笙歌徹曉聞徐凝詩云天  
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其盛可知矣  
自畢師鐸孫儒之亂蕩爲丘墟楊行密復葺之  
稍成壯藩又燬於顯德本朝承平百七十年尚

不能及唐之什一今日真可酸鼻也

張祜詩

唐開元天寶之盛見於傳記歌詩多矣而張祜所詠尤多皆他詩人所未嘗及者如正月十五夜燈云千門開鎖萬燈明正月中旬動帝京三百內人連袖舞一時天上著詞聲上巳樂云猩猩血染繫頭標天上齊聲舉畫橈却是內人爭意切六宮紅袖一時招春鶯轉云興慶池南柳未開太真先把一枝梅內人已唱春鶯轉花下

傴僂軟舞來又有大酺樂邠王小管李謨笛寧哥來邠娘羯鼓退宮人耍娘歌悖拏兒舞阿儻湯雨霖鈴香囊子等詩皆可補開天遺事茲之樂府也

古人無忌諱

古人無忌諱如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命之哭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有父死將出哭於巷者曾子曰反哭於爾次北面而弔焉伯高死

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諾  
賜氏遂哭於子貢寢門之外命子貢爲之主曰  
爲爾哭也來者拜之夫以國卿之寢階許外人  
入哭而葬已所居室而令門弟子哭其親朋友  
之喪而受哭於寢門之外今人必不然者也聖  
賢所行固爲盡禮季孫宿亦能如是以古方今  
相去何直千萬也

宰我不詐

宰我以三年之喪爲久夫子以食稻衣錦問之

曰於女安乎曰安後人以是譏宰我謂孔門高  
第乃如是殊不知其由衷之言不爲詐隱所以  
爲孔門高第也魯悼公之喪孟敬子曰食粥天  
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  
莫不聞矣勉而爲瘠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  
瘠者乎哉我則食食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  
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  
吾情謂勉強過禮也夫不情之惡賢者所深戒  
雖孟敬子之不臣寧廢禮食食不肯不情而爲



瘖蓋先王之澤未遠故不肖者亦能及之

李益盧綸詩

李益盧綸皆唐大曆十才子之傑者綸於益爲  
內兄嘗秋夜同宿益贈綸詩曰世故中年別餘  
生此會同却將悲與病獨對朗陵翁綸和曰戚  
戚一西東十年今始同可憐風雨夜相問兩衰  
翁二詩雖絕句讀之使人悽然皆奇作也

容齋一筆卷第九

容齋一筆卷第十 二十則

楊彪陳羣

魏文帝受禪欲以楊彪爲太尉彪辭曰彪備漢  
三公耄年被病豈可贊惟新之朝乃授光祿大  
夫相國華歆以形色忤旨徙爲司徒而不進爵  
帝久不懌以問尚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禪相  
國及公獨不怡何也羣對曰臣與相國曾臣漢  
朝心雖悅喜猶義形於色夫曹氏篡漢忠臣義  
士之所宜痛心疾首縱力不能討忍復仕其朝

瘖蓋先王之澤未遠故不肖者亦能及之

李益盧綸詩

李益盧綸皆唐大曆十才子之傑者綸於益爲  
內兄嘗秋夜同宿益贈綸詩曰世故中年別餘  
生此會同却將悲與病獨對朗陵翁綸和曰戚  
戚一西東十年今始同可憐風雨夜相問兩衰  
翁二詩雖絕句讀之使人悽然皆奇作也

容齋一筆卷第九

容齋一筆卷第十 二十則

楊彪陳羣

魏文帝受禪欲以楊彪爲太尉彪辭曰彪備漢  
三公耄年被病豈可贊惟新之朝乃授光祿大  
夫相國華歆以形色忤旨徙爲司徒而不進爵  
帝久不懌以問尚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禪相  
國及公獨不怡何也羣對曰臣與相國曾臣漢  
朝心雖悅喜猶義形於色夫曹氏篡漢忠臣義  
士之所宜痛心疾首縱力不能討忍復仕其朝

爲公卿乎歆羣爲一世之賢所立不過如是彪  
遂辭以免禍亦不敢一言及曹氏之所以得蓋  
自黨錮禍起天下賢士大夫如李膺范滂之徒  
屠戮殆盡故所存者如是而已士風不競悲夫  
章惇蔡京爲政欲殄滅元祐善類正士禁錮者  
三十年以致靖康之禍其不爲歆羣者幾希矣

### 袁盎温嶠

趙談常害袁盎盎兄子種曰君與鬪廷辱之使  
其毀不用文帝出談參乘盎前曰天子所與共

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陛下柰何與刀鋸餘人  
載上笑下談談泣下車温嶠將去王敦而懼錢  
鳳爲之姦謀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擊鳳幘  
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温太真行酒而敢不飲及  
發後鳳入說敦曰嶠於朝廷甚密未必可信敦  
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豈得以此便相讒貳由  
是鳳謀不行二者之智如此

### 日飲亡何

漢書爰盎傳南方卑濕君能日飲亡何顏師古

注云無何言更無餘事而史記蓋傳作日飲毋  
苛蓋言南方不宜多飲耳今人多用亡何字

### 爰盎小人

爰盎真小人每事皆借公言而報私怨初非盡  
忠一意爲君上者也嘗爲呂祿舍人故怨周勃  
文帝禮下勃何豫盎事乃有非社稷臣之語謂  
勃不能爭呂氏之事適會成功耳致文帝有輕  
勃心旣免使就國遂有廷尉之難嘗謁丞相申  
屠嘉嘉弗爲禮則之丞相舍折困之爲趙談所

害故沮止其參乘素不好鼂錯故因吳反事請  
誅之蓋盎本安陵羣盜宜其忮心忍戾如此死  
於刺客非不幸也

### 唐書判

唐銓選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謂體貌豐偉二  
曰言言辭辯正三曰書楷法適美四曰判文理  
優長凡試判登科謂之入等甚拙者謂之藍縷  
選未滿而試文三篇謂之宏辭試判三條謂之  
拔萃中者即授官旣以書爲藝故唐人無不工

楷法以判爲貴故無不習熟而判語必駢儷今  
所傳龍筋鳳髓判及白樂天集甲乙判是也自  
朝廷至縣邑莫不皆然非讀書善文不可也宰  
臣每啓擬一事亦必偶數十語今鄭畋勅語堂  
判猶存世俗喜道瑣細遺事參以滑稽目爲花  
判其實乃如此非若今人握筆据案只署一字  
亦可國初尚有唐餘波久而革去之但體貌豐  
偉用以取人未爲至論

古彝器

三代彝器其存至今者人皆寶爲奇玩然自春  
秋以來固重之矣經傳所記取郃大鼎于宋魯  
以吳夢壽之鼎賄荀偃晉賜子產莒之二方鼎  
齊賂晉以紀甌王磬徐賂齊以甲父之鼎鄭賂  
晉以襄鐘衛欲以文之舒鼎定之鞶鑑納魯侯  
樂毅爲燕破齊祭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  
故鼎反乎磨室是已

玉藻杜鵑

物以希見爲珍不必異種也長安唐昌觀玉藻

乃今瑒花又名米囊黃魯直易爲山礬者潤州  
鶴林寺杜鵑乃今映山紅又名紅躑躅者二花  
在江東彌山亘野殆與榛莽相似而唐昌所產  
至於神女下游折花而去以踐玉峯之期鶴林  
之花至以爲外國僧鉢孟中所移上玄命三女  
下司之已踰百年終歸闔苑是不特土俗罕見  
雖神仙亦不識也王建宮詞云太儀前日暖房  
來囑向昭陽乞藥裁勅賜一窠紅躑躅謝恩未  
了奏花開其重如此蓋宮禁中亦鮮云

### 禮寺失職

唐開元中封孔子爲文宣王顏子爲兗公閔子  
至子夏爲侯羣弟子爲伯本朝祥符中進封公  
爲國公侯爲郡公伯爲侯紹興二十五年太上  
皇帝御製贊七十五首而有司但具唐爵故宸  
翰所標皆用開元國邑其失於考据如此今當  
請而正之可也紹興末胡馬飲江旣而自斃詔  
加封馬當采石金山三水府太常寺按籍係四  
字王當加至六字及降告命至其處廟令以舊

告來則已八字矣逐郡爲繳回新命而別易二  
美名以寵之禮寺之失職類此方完顏亮據淮  
上予從樞密行府於建康嘗致禱大江能令虜  
不得渡者當奏冊爲帝泊事定朝廷許如約朱  
丞相漢章曰四瀆當一體獨帝江神禮乎予曰  
懲勸之道人神一也彼洪河長淮受國家祭祀  
血食不爲不久當胡騎之來如行枕席唯大江  
滔滔天險坐遏巨敵之衝使其百萬束手倒戈  
而退此其靈德陰功於河淮何如自五岳進冊

之後今蔣廟陳果仁祠亦稱之江神之帝於是  
爲不忝矣朱公終以爲不可亦僅改兩字吁可  
惜哉

徐凝詩

徐凝以瀑布界破青山之句東坡指爲惡詩故  
不爲詩人所稱說予家有凝集觀其餘篇亦自  
有佳處今漫紀數絕于此漢宮曲云水色簾前  
流玉霜趙家飛燕侍昭陽掌中舞罷簫聲絕三  
十六宮秋夜長憶揚州云蕭娘臉下難勝淚桃